



学芳的果实

报告文学集

贵州人民出版社

芬芳的果实

(报告文学集)

贵州人民出版社

芬芳的果实

贵州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125印张 63千字

1979年6月第1版 197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

书号: 10115·370 定价: 0.21 元

目 录

鲜红的朱砂出土了·····	家 浚 寸 心 (1)
犁体曲面之谜·····	何光渝 陶文正 (14)
为跳蚤立传的人·····	家 浚 (27)
二〇二个数据·····	弋 人 (38)
芬芳的果实·····	李起超 (46)
欲与天公试比高·····	王 剑 (57)
千里之行·····	吴桐祺 (72)
飞翔吧，赤天化·····	王鸿儒 (80)

鲜红的朱砂出土了

家 浚 寸 心

朱砂，鲜红、闪亮，象团团燃着的火。

发掘朱砂的人，隽智、坚韧，怀着颗颗火样的心！鲜红的朱砂出土了！人们赞美朱砂，更崇敬发掘朱砂的人。

我这里要介绍的是一个朱砂发掘者的故事。在生活的矿藏中，其实他也就是一块朱砂。

事情得从二十年前说起……

新矿苗的出现

黔东南边沿的崇山峻岭中有一座丹寨汞矿。一九五八年，这个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采掘着，产量在全国一跃而名列前茅，但是地质勘探工作远远落在开采之后，眼看已知的矿体即将采完，人们期望着找到新的矿苗。当时在这里指导和设计探矿的是几个所谓苏联专家，他们根据苏联传统的岩性控矿理论，沿着利控岩层六十米一钻，逐格搜索。几年中耗资几十万元，钻孔四十一个，只有一孔见矿。结果，这个已有三百多年开采历史，曾被誉为“金盘子”的矿山，竟被他们判定为“无矿”、“没有继续勘探价值”将要被废弃了。面对这一“判决”，矿上干部、工人心头象压上了冰块。

“这里果真没有矿，为什么我们这些年一直能开采到不少的矿？”“苏联专家的结论，不见得正确！”二十二岁的

安裕国倏地站了出来，提出了异议。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仅上过半年地质训练班的小小助理技术员，竟敢向苏联专家挑战？！人们震惊了！但是莽莽大山中，哪里去找矿苗呢？当时，这位青年人心里并没有底，只是共青团员的称号在催促着他，地质工作者的责任感在鞭策着他，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在召唤着他，一定要为祖国找到更多的朱砂！安裕国默默地加紧了寻找矿苗的探索。

三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开始采掘、利用汞矿，这比罗马人、古希腊人要早一千多年。这些经验大多没有记录在籍上，但却传存默记在老矿工们的心中。小安破除了对《苏联专家汞矿汇编》的迷信。他在矿井里向老矿工们请教，努力地窥探、孜孜不倦地钻研写在老工人心里和手上的，那本无字的矿藏学教科书。

地层的构造是复杂的，对于陌生人它只是泥、石、水三者的组合，既无生命、更无感情；一旦你了解了它，就知道岩石也有老有少，万样脾性。那条条裂痕，层层褶皱展现出它们各自成长发展的经历、不同的家世，征示着它们各自蕴藏的瑰宝。小安日复一日地在井下用地质锤和断裂交谈，用手指去辨认岩层的皱纹。功夫不负有心人，安裕国同志终于发现了丹寨汞矿矿体的不少隐秘。

一九五九年秋，当苏联专家组长又一次来到汞矿时，安裕国理直气壮地向这位专家提出：丹寨的矿体主要不是受岩性控制，而是以断裂为主的综合控制，“金盘子”并没有空。专家组长惊诧地睁大眼睛端详着这个“狂妄”的年轻人，耸耸肩说：“我对你的看法很遗憾，……”

讽刺和嘲笑丝毫动摇不了安裕国同志的信念，他久久地

伫立在专家招待所的花圃前，凝视着正吹起喇叭的牵牛花，耳际响起了郭老的诗句：“万只喇叭齐奏，雷霆都喑哑，吹起六亿人民，有如奔腾万马。”小安看着看着，猛一转身，向矿井奔去。

在压扭中成型

没有理论就没有力量。要驳倒专家的错误判断，制订新的勘探方案，就必须有充分的论据；要把一个矿区的地质特征和成矿原因讲述清楚，这不仅要有一定的实践经验，而且得具备足够的专业理论知识。而这两者安裕国都是欠缺的。

这是一场志气和毅力的测试，安裕国勇敢地迎接着它！

南山、北山都消失在夜色中，矿部在昏暗中沉睡，安裕国同志办公室的灯光显得格外明亮；送风机、卷扬机都安详地休息了，掌子面阒无人影，安裕国同志的地质锤在沉寂的井巷里响得特别清脆。灯下读书、绘图，井下探测，编录……他承受着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生活困难，认真钻研一本本地质构造的专著；他忍受着严重关节炎的折磨，瘸着腿强挣下井。量遍一寸寸地下岩层的经络，度过了千余个日日夜夜，足足化了三年时间，安裕国终于写出了他的第一篇论文：《丹寨水银厂汞矿区地质论评》。

象春笋顶破了石板，文章突破了传统地质理论的束缚。从三丹汞矿带的成因、矿床特征、分布规律，谈到汞矿富集的情况，确认了丹寨汞矿属于受断裂构造控制的综合型矿床，公然否定了苏联专家的权威理论。这是一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火花！一束闪耀着民族智慧、民族自尊的火花！又是一束展示着坚毅意志，洋溢着青春热情的火花！

然而，当论文交给了领导以后，却被转到了有关部门，就在办公桌抽屉里睡大觉了。安裕国一次次地去叩办公室的门，一次次得到的都是沉默。

井下快断矿源了，成千的矿工眼巴巴地在盼着新矿点。安裕国再也没有耐心了，他熬了几个夜，将论文刻印了几份，寄给了中央地质部，并向主管部门呼吁。同时根据“断裂”理论，很快地绘制了五个中段的修改勘探设计图。小安的设计得到了主管局生产科的批准，投入施工了。凿岩机在井巷深处轰鸣，安裕国和工人们协力奋战，巷道朝着F118这条含矿断裂在飞速前进，只打了十五米，就遇到了难得的矿花。工人们奔走相告：新矿体就在前面！

谁曾想，奋战的疲劳尚未恢复，沉重的棍棒却已袭来。丹寨汞矿领导以安裕国私自印发地质资料，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抄了安裕国的家，查封了他的论文和其他资料，撤销了他地测科综合组长的职务。经上级批准的勘探工程，也跟着设计者一道犯了罪，被迫停了工。三年辛勤劳动换来的却是“勒令检查”，种瓜种豆竟得了蒺藜，这是小安万万没有想到的。沉默寡言的小安紧闭着嘴，眉间被碎石划破的那条疤痕显得更深了。

“我有什么罪？写论文，为找矿，一片丹心，苍天可证，山岩可凭！”

“我有什么罪？向中央地质部门寄论文，有关领导赞同，经过机要途径，光明磊落，合理合法！”

“我有什么罪？寄论文，请审查，求支持，我有这个权利，也有这份责任！”

“我没有罪！”小安飞过羊鸟河，穿越岩发硐，爬上高

高的山巅，面对着南山的老硐，北山的岩层大声宣告。

攻难关，小安有股子韧劲；抗压力，小安又有股子韧劲。尽管晴天霹雳，万钧雷霆，一个字也不检讨，科学上要一丝不苟，政治上更应严肃认真，小安迎着风暴挺立着。

一项有独到见解，有实用意义的科研成果，难道就这样断送了吗？不！这是党所不能允许的！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土地上，虽有把朱砂当粪土糟塌的人，更有热情为新苗破土开路的人。正当小安陷入了百思不解的苦恼中，中央地质部地矿司给安裕国写来了热情洋溢的信，对小安的意见表示欢迎。主管局工业科长运俭同志也出面证明，寄发论文，经他同意，为安洗刷不白的冤情。峰回路转，这段小风波理应就此平息了。

世间竟有荒唐得如此难以叫人置信的事。曲直是非早已分明，谁曾想，这顶“泄密”的帽子，不但当年年终评奖时，有人抛将出来，一九六三年评级时有人抛将出来，甚至到了一九七八年年初，调整工资时，仍然有人抛将出来。事过境迁十六年，矿党委换了好几任，前后承袭，小安“泄密”的问题不仅记在了小安的档案袋里，而且封固在一些人的记忆仓库里。

种瓜豆得蒺藜，对小安来说这可能是一场悲剧；而这种偏见和谬误的承继却又是一幕发人深省的“喜剧”！朱砂是在地壳运动的压和扭中蕴育沉积的，小安也注定将在斗争的风浪中成长。

“断裂”钻进了小安家

岩层中有着各种各样的“断裂”，大的、小的、长的、短的，很象人体内的血管，纵横交错，布满全身。

小安有个美好的联想，他把水银厂的矿床比作一株苹果，地层断裂是树枝，朱砂就是那果实；树枝连着果实，断裂控制成矿，找矿主要得追索断裂。这一论点受到了上级领导的重视，地质部派了两位工程师专程到矿上实地调查，接着又邀请不同观点的双方赴京讨论。安裕国同志第一次来到了宏伟的天安门广场。红旗、红色的城楼、红色的门；画栋雕梁、飞金叠翠、华灯溢彩，多么迷人！而这斑斓华美，眩眼悦目的彩流里，就缺少不了汞矿工人辛勤采掘的朱砂。小安激动得心儿要跳出胸腔了：在偏僻的山沟里，在黝黑的矿井里，我们的每分劳动，都是和这最光明、最美丽的世界联结着的，天安门上竟有着我们的汗水所增添的彩笔。

当小安走进地质部会议室的时候，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在整天的讨论、答辩中，专家们的质疑，有关领导的提问，小安都对答得格外流畅。连轻微的口吃也没有发生。专家们认可了，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们折服了，苏联专家的判断被正式否定了。小安对丹寨水银厂矿区的地质评论通过了，地质部决定第二年在贵州召开全国汞矿地质座谈会，请安裕国同志介绍他的论点。

党的关怀象春风催送着小安向新的高度飞翔。小安回矿后，立即按照新的指导思想重新检查并设计了被搁置的F118断层的掘进方案。车间的同志们知道新矿点有了希望，等米下锅的日子即将结束，都热烈地来参与意见，提供资料。众星捧月，不多久，水银厂第一张按断层控矿理论设计的图纸在安裕国同志的笔下出现了。车间主任兴奋得抱起图纸就往井下跑，一整套施工的方案很快就准备就绪。小安每天下井更早了。他靠着微弱的手电筒光，在放大镜下，一寸寸地查

看细微的裂隙，一个个地核对编录上的记载，象慈爱的父母对待他们的第一个婴儿那样地热情、细心。其实小安对他的第一个儿子还真没有这样细心、耐心过。

一切安排停当，工人同志们憋足了劲要揭开“金盘子”上面的盖罩。可是一道“不许开工”的口头指示下达了。理由呢？嗨，竟是：小安是犯了错误的。这可把大家急坏、气坏了。排笙样的冶炼炉在急待矿石，红色的朱砂在矿床呼唤解放，怎么能拖延？怎么能撤退？623工段的负责同志下了狠心，拚着撤职也要“违章开工”。为了免受干扰，他们打算悄悄地干。

社会主义竟然要偷偷摸摸地干，为追索断裂竟要战友们承担风险，小安内心感到深深不安。事情是我挑起的，一切惩罚和不幸都落到我一人的头上吧！他不顾同志们的劝阻，用有力的笔触，在施工簿上端端正正地签上了安裕国三个字。

凿岩机突突开动了，炸药隆隆轰响了，刚掘进三十米，就出现了耀眼的红色，那是叫人心醉的红色，那是天安门城楼上特有的红色啊！井巷沸腾了，矿石捧出来了，红中透亮，珠光璀璨，找到了一个新的富集矿点啦！

喜讯传开，安裕国修改设计的几个工程全都复工了，又先后找到了一些新矿点。总储量相当于当时全矿年产量的两倍多。

喜悦和痛苦往往是孪生儿。正当追索断裂的成果使小安受到巨大鼓舞，向成规规律挺进的诱惑使小安极度振奋的时候，深邃的断裂却在小安的家庭里出现了。小安长年累月地奔忙在矿井下和绘图桌前，置身于书籍和地质资料堆里，连仅有的一项打球爱好也捐弃了。也许有人怀疑小安没有感

情，不会生活。不对，他是个最富感情，热爱生活的人。二十年来，他把瑰丽的青春献给了探矿事业，将最真挚的感情献给了地质科研工作。在攀登科学高峰的艰苦漫长的征途中，每迈出艰难的一步的时候，他多么渴望自己最亲近的人——妻子能分担一分苦恼，分享他的欢乐！然而，生活中却有这样一种卑劣的小偷：他们摆出一副正人君子的面孔，却干着窃骗爱情的龌龊勾当。他乘安裕国专心致志寻觅朱砂探索断裂的时候，偷走了本来属于安裕国的爱情。

小安的心被撕裂了！几年来，他梦寐以求地探索着一条条断裂，谁曾想断裂竟出现在自己的家庭里。小安震怒了！他猛地拉开房门，正想冲出屋去，找那个坏蛋算账，可胳膊碰撞了门旁的标本架，几块矿石的落地声，使小安一悸。他不由收住了脚步，在矿石标本架前呆住了：架上红、黄、褐、绿五彩缤纷各种各样的矿石，好象在向他招呼；被誉为“河上姽女”的朱砂象是在探询几时能把她被封在地下的姊妹们解放出来……新的高度尚未达到，党和群众正用殷切的目光在注视着自己，论文接受审查、鉴定的日子已经迫近，怎么能为感情生活的创伤而分心！小安用最大的意志力使自己平静了下来，重又坐在绘图桌前，举起画笔在图纸上重重地画上了几个力学的符号，把积郁的更加炽烈的感情溶注进了他所主笔的第二篇论文《贵州省三——丹汞矿带及水银厂矿田地地质构造控矿因素和成矿规律的初步看法》。当论文在全国汞矿现场会议上宣读时，博得了来自全国各地地质工作者的热烈掌声。有的专家鉴定说：断裂力学控矿的说法与李四光部长的地质力学理论比较接近。小安含着热泪听取了这些意见，但人们怎么知道，小安为了断裂作出了多大的牺牲，

尝到了多少痛苦啊！

好矿要品位高

小安刚迈开胜利的第一步，眼前又展现了一个新的天地：地质力学这门和李四光的光辉名字联在一起的崭新学科，能不能使它在汞矿的构造体系控矿上得到验证呢？小安踏上了新的征途！但是新的打击也在等待着他。

文化大革命挟着雷电风雨降临了，一股极“左”的浊浪也随着翻腾了起来。负责坑道设计的地测科成了多余科，技术人员成了处理品；安裕国背着行李，背着书籍、资料下放到了二十里外的分厂，被冲进了一个他十分陌生的政治“断层”中。这里所议论的不是地质构造的应力中心，而是权力中心；要小安画的不是测量图纸，而是大字报刊头；写的不是工整的工艺数字、技术说明，而是布置“红海洋”，刷大标语，……苦闷、惶惑，小安一度不知所措了。但当愈来愈多的人和象棋、扑克结成了不解缘，成天呆在小溪边守候鱼竿的抖动……小安终于悟到了：这不是革命所追求的果实。于是，他重又钻进了书堆里和矿石堆里。当不少人把科技书籍、文艺读物送向造纸厂纸浆池时，他却在借书、买书、抄书，整本整本地抄录了几十万字的资料和地质学专著；当李四光和他的地质力学专著受到诽谤、贬斥的时候，小安却成夜成夜地在灯下攻读这些著作；当大学只开革命专业，数理化课本被撕作手纸时，小安却吃力地在演算着一道道微分、积分的习题；当有的人把每个月的积余都抛进酒杯的时候，他却把嘴边上省下来的钱拿去买了绘图用具和能到手的技术书籍；……有的人笑他痴，说他呆，他也不以为意，有时他轻

轻地答上半句：我是笨鸟，搞科学就得下笨功夫；有的人好心劝他：现在不兴科学了，何必熬坏身体，挣顶“白专”帽子！他也只是笑笑：科学社会主义离不开科学，天不会老是阴的。只是当有人不怀好意地嘲弄他是在“研究马尾巴功能”，他才认真起来，严厉地给予还击：“马尾巴还可以驱赶苍蝇，不象狗尾巴，只会摇尾乞怜！”

凭着顽强的毅力和决心，小安征服了一头头拦路虎，读完了现有的全部地质构造学、矿床学专著，掌握了地质力学的基本法则。他在一九七五年四川召开的地质力学学习会上提出了《应用地质力学探索贵州省三丹汞矿带成矿条件和控矿规律的总结报告》，为应用地质力学理论，摸索矿产分布规律，进行矿产预测提供了可贵的验证，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好评。科学不负苦心人，奋战十年，安裕国又攀登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政治的风云变幻，生活的不幸遭际中，小安并未被险恶的风浪卷走，被生活的重压压垮。他仍然坚毅地挺立着，执着地追求着。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支持小安呢？

从小安曾经讲过的两件事，也许可以找到一点线索：

那是小安刚到矿上不久，有一天苏联专家来矿检查工作，休息的时候，有个年轻技术员拿了一块矿石向专家请教岩石的成因，苏联专家嘻嘻嗤笑了两声：这样简单的问题，你应该问你们中国的工程师。奚落得那位技术员满脸绯红，也深深刺痛了当时在座的小安。难道能由于我们的幼稚无知，使我们民族的尊严受到蔑视？！

另一回是一九五九年苏联专家临回国前，几位专家带着相机，口袋里装满了胶卷，匆匆忙忙来矿井作最后一次巡视。矿上派小安和几位技术员陪同专家们到了各井巷，相机

快门连响、闪光灯亮，走一井拍一井，岩层纹路、断裂走向、矿点构造……甚至连地质地貌也细巨不漏，一一摄取。这那里是什么巡视检查？分明是窃取汞矿带的地质资料！当时有位专家还从我们一位技术员手里骗走了一枚极其罕见的矿石标本，那是一枚内包水滴的石英石，由水滴可测得成矿时的温度，是地质工作中难得遇到的珍宝。由于我们的幼稚无知，竟高高兴兴地看着人家把国家的地质资料盗走，小安为这内疚了很久很久。

要使中国人民受嘲笑、遭欺哄的事情不致再现，要发掘更多的朱砂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大概就是小安能无比坚毅，锲而不舍的奥秘。

好矿要品位高，小安在斗争的风浪中提高了思想境界。

冲破障碍出土了

难忘的一九七六年在无比的悲痛和极大的欢乐中逝去。强加给知识分子、科技人员的各种枷锁砸碎了，小安和他的论文该出头了！

一九七七年初，省地质局举办第一期地质力学学习班，安裕国在学习班上作了关于三丹汞矿带地质构造特征的发言。领导部门要小安回矿整理成文，决定向外推荐发表。清除“四人帮”后的第一个春节，小安依然一个人伏在办公桌上和地质资料对话，不过他再也不孤独了，新的朱砂矿点在他眼前喧闹，帚状的地层构造线条在他桌上欢跃，他好象上足了油的马达，浑身是劲。春节刚过不久，他就将写成的论文请地测科副科长审查修改，并商定用地测科的名义发表，事情应该是顺利的。谁料想，和十五年前第一篇论文类似的

遭遇竟又重演了：

论文被扣压半年以后，在省有关部门查问下，一位副矿长信口给列了三条罪状：一、文章没有突出党的领导，突出了个人；二、没有突出兄弟协作单位的作用；三、矿点并非地质力学找到，不符合实际。

安裕国同志这第四篇论文的题目是《贵州省三丹汞矿带构造控矿特征》，顾名思义，不用具体分析，与这三条罪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论文居然据此被判处了无期徒刑，小安本人也因之多了一条缺点：不接受一九六二年的教训。

华旸出谷天下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喜讯传遍了祖国大地。对安裕国同志的不公待遇，省委出面干预了！省科筹办、省主管局决定邀请安裕国参加省科教工作会议。通知到了汞矿，却受到了抵制；全国科学大会的春风吹拂着贵州高原，省委决定再次邀请安裕国出席省科学大会，通知到了汞矿，虽不好再公开抵制，但却有人对临行的安裕国反复重申：你出席大会，只代表个人，不能代表汞矿！组织科还遵照领导指示将安裕国的鉴定改成这样几条：

“政治学习一般，有爱国主义思想；历次运动表现一般，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定错误，打伤本科科长；

一般能完成组织交给的工作任务；

对矿山地质工作的程序和方法一般能掌握；

善于学习，但很少和大家研究，与生产实际有些脱节；善于收集别人的地质资料进行汇总。”

四个“一般”加两个“善于”似褒实贬，半假半真，实是一纸今古奇文！

然而，且住！

二十年来，安裕国同志发奋学习，刻苦钻研，把整个身心扑在了汞矿上。政治上的打击，没有能使他后退；生活上的不幸，没有能使他犹豫；业务上的受贬，没有能使他却步。二十年如一日，一步一个脚印，为汞矿建设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开采设计和理论总结。从一个初中程度的助理技术员达到了能全面论评一个汞矿构造的主管工程师水平，走过了平凡而又不平凡的道路。在他身上凝聚着百折不挠的骨气，奋发图强的志气，攻坚登高的锐气。恰似那深藏的朱砂，通红闪亮，分量奇重，刚露头角，却有人想继续把他踩入土内。这岂止不公，简直是犯罪！

安裕国严正地提出了控诉！车间的技术人员、工人也鸣起了不平！省委派专人到矿上调查、为安裕国澄清是非！但有的人仍然不以为意，反而警告人们不要为了调动安裕国一个人的积极性，而损伤了他们的“积极性”。真是弦外有音。可是，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我们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伟大长征，不管你是“夜郎国王”，还是山沟“霸主”都是阻挡不了的。

音讯传到北京，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关怀和重视。于是，中央派出了调查组！省委派出了调查组！

丹寨汞矿沸腾了！绊脚石搬开了！推掉了强加在安裕国一人身上的诬陷不实之词，温暖了千千万万科技人员的心，激发了浩浩荡荡知识大军的战斗热情。安裕国同志已由省委破格授予了工程师的职称，并选送去高等学府深造，信心百倍地踏上了新的征程。

朱砂出土了！人们赞美鲜红、闪亮的朱砂，更崇敬睿智、勇敢的发掘朱砂的人！